



【浮世绘】

银光闪闪

□雪樱

傍晚时分,她拖着疲惫的身躯从外面回来。进了家门片刻,又返身出来,一条牧羊犬先蹿了出来。“等急了?就知道你憋得慌。”她有气无力地说。她是父母的同事,我喊她“章姨”,年过六旬的她显得比同龄人苍老很多。她刚给老伴上坟回来,有人随口问:“你怎么不让闺女陪着一块去?”她连忙摆摆手,蹲下身来抚摸狗狗的脑袋,答道:“都忙,都忙,自己去清静。今天清明,人多,我在山上坐了一下午,和那口子说说话,孩子守在跟前反而不自在,说话也不方便。”对方点点头。她又补充说:“去一次回来就难受好些日子,可是不去心里更难受。”

我记得很清楚,那年夏天,我还能下地走路,出入总看到她 and 老伴摇着蒲扇在室外乘凉,旁边就是麻将桌,“呼啦呼啦”作响。男人耷拉着头,脸色蜡黄,那个时候应该就查出病来了。一转眼他去世十多年了。

章姨是个勤快人,在家闲不住。大女儿刚怀上二胎,常住娘家;小女儿还没结婚,做市场经理,整天出差,把这只狗的吃喝拉撒都交给了她。在外面干活时,中午回来,章姨简单啃几口面包,也绝不能耽误遛狗这件事。她身体不是很好,经常心脏不舒服,闺女让她住院,她说最烦进医院大门,没病也被吓出病来。去年,好久没见章姨,原来她病了,打了好多天吊瓶。我断断续续地听说,她八月十五回娘家,正好老爹过生日,老爹让她在自愿放弃房产和财产文书上签字、按手印,意思是将来留给她的两个弟弟。她犹豫地签了字,按了手印,忍住没有流泪,回来后就病倒了,心里堵得慌。女儿轮番劝她,说一次她哭一次,哭一次伤心一次。后来,她彻底想明白了,逢人便说:“人活着就得想开点儿,争来争去两败俱伤,不如自己身体好好的,比什么都强!”大病初愈后,小女儿与她约定好了,每半个月带她出去吃顿大餐,每年休假带她坐飞机出去旅游。“孩子长大了,我就老了,该好好享

福了,看来我没白养活她俩。”章姨说话时眉毛舒展开来,是喜不自胜,也是知足常乐。

下午三点,经常会听到洪亮的歌声,一会儿“洪湖水呀浪打浪”,一会儿“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”。周一下午放学,有个孩子背着书包蹦蹦跳跳地上楼。“是谁在唱歌呀?”他停下脚步,打开楼道里的大窗户,踮着脚尖,望见对过楼房阳台上站着一位奶奶。“奶奶,你唱得真好听!”或许是隔着太远,她没有听到。不久,阳台又多了另一位老奶奶,面容慈祥,衣装素洁,戴着一副黑框老花镜,眼镜腿上缠着白胶布。她们看样子不像一家人啊,我心里有些纳闷。邻居告诉我,那位唱歌的奶奶是保姆,年过七旬;那位戴眼镜的老奶奶是主人,八十有八。她们每天过得很快活。我不禁莞尔,这不就是新型养老“老老组合”吗?

人老了,身边离不开人,年龄小的老人住家照顾年龄大的老人,这不失为养老的权宜之策。她们的生活作息很有规律,早饭后一起外出买菜,午休后一起出来散步,有时候老奶奶下午在家读报,奶奶自己出来溜达溜达,或者就在家阳台上站一会儿,唱唱歌,旁若无人的样子。有人问她怎么那么大嗓门,她笑得合不拢嘴,露出大黄牙板,说:“她耳朵背,声音小了听不见!”大家哈哈一笑,她的脸上泛起红晕,有些害羞。老奶奶是离休干部,老伴去世十几年了,她一直独居,吃穿用度很节俭,连买菜也挑最便宜的。自从这个奶奶来了,她脸上的笑容多了起来。每逢周末,奶奶回家休息两天,老奶奶午后站在阳台上四处张望,那头被岁月挑染过的白发在阳光下泛起银光点点,孤独,又动人。

那天上午,我去银行办理信息更新。等候区坐满了人,柜台前有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正在办理业务,旁边竖着她的小推车,车上载着新鲜的蔬菜。三分钟、五分钟过去了,她纹丝不动;又过去五分钟,她还在原地,用大拇指蘸一下唾沫,不慌不忙地一

张一张数钱。这时候,大堂经理大步走过来,礼貌地说:“阿姨,您办完业务就让出座位,到等候区慢慢点。”老人抬了下眼皮,一言不发,重新数第二遍。大堂经理以为她耳背没听见,便俯身向前趴在她耳边说:“您跟我到等候区慢慢数,可以吗?”“不用你提醒,我自个儿数好了就走!”她正言厉色,板着脸答道。说罢,她再一次重新点数,手指轻轻拨弄,嘴里小声念叨。周围出奇地静,只听到“哗哗哗”数钱的声响。当她心满意足地数完了,好像腿脚有些麻,双腿伸直,微微驼背,艰难起身,拉着小车径直走到等候区,找个椅子坐了下来。

老人看上去年过八旬了,但耳不聋眼不花,说起话来嘎嘣脆。她从小车兜里掏出保温杯,仰脖灌了几口水,对旁边另一位老太太说:“咱就靠这点退休金养老,所以得点清楚。”“你孩子不管你啊?”对方问道。她来了精神,神采奕奕地说:“怎么不管?老伴在养老院,每个月儿子直接把钱打过去,不用我管,我自己的钱够花就行了。这不,每个星期来批发市场买一趟菜,趁自己能跑得动,就多跑跑。”对方点点头附和道:“我也去这个市场采购,便宜着呢!”两人聊了起来,从菜价到粮价,从保健品到短视频……直到我离开的时候,她们的聊天还在继续,连门口的保安小哥都投去好奇的目光。

每个人都不是一下子就老去的,而是一点一点地衰老。这个过程中充斥着孤独、脆弱、无助,以及莫名的伤感,这当中既有对过往的“清算”,也有对生死的接纳。如女作家邵丽在小说《黄河故事》后记中所说:“其实当我们置身其中,能够深深地感受到的是爱不起来、恨不彻底、痛不完全的无奈。”事实上,人生的本质就是无奈与绝望,此乃真实的人性。然而,绝望孕育希望,而且生生不息,这就是生命的真相。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,在跨入老年后的银光闪闪的日子里,生命亦尊贵亦从容。

【有所思】

追忆我娘

□孙垂青

娘得的是心肌梗塞,走得太突然了。

3月8日下午,我正在上课,家兄打电话来说,娘病重住院,希望我马上回去。我立即驱车从济南往潍坊赶。一路马不停蹄,下午六点赶到了医院。此时,娘在病床上疼得厉害,妹妹在床边侍奉着娘喝水,兄弟几个和侄子在旁边很严肃的样子,我立刻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。我握住了娘的手,娘看到我焦急的样子,只是说了句胸口窝有些疼。我知道她是想宽慰我,但她痛苦紧闭的双眼,没有掩盖住她的疼痛。

从医生那里了解到,我娘的病情很严重,如果度过七天的危险期,可以给她的的心脏放个支架,但是也要有个心理准备。我脑子里忽然一阵空白,不知道怎么了,只能跑到床前,陪着娘想跟她说说话,希望分散一下她的注意力,减轻她的痛苦。然而娘不愿意多说一句话。我和妹妹坐在床边,只能默默在心里为她祈祷。深夜十二点,我发现娘呼吸困难,大口大口地喘气。医生摇了摇头,试探着建议把娘送重症监护室,但又说于事无补……这真是人生最痛苦的时刻啊。接近十二点半,我们兄妹三人在娘的床前,看着她停止了呼吸。

娘走了,享年78岁。她似乎没有了牵挂,但却留给我很多很多的遗憾。

人都说,有娘在的人生便不孤单。现在我娘走了,我的心完全空了,感觉什么都没有了。远在外地的孩子如同娘手里的风筝,现在这根线突然断了……我想,那些跟我一样失去父母,特别是失去娘亲的人,都会有这样一种感觉。

十一年前父亲去世后,娘大多数时间待在老家。我偶尔带娘来济南住一段时间,但由于娘晕车厉害,兄弟们不愿意让她再受这个罪,来的次数比较少。直到后来我自己有了车,接送她才方便了。第一次坐我的车,娘竟然没有晕车。之后她想来的时候,我就去接她过来住一段时间;她想回老家去,我就送她回去。最近两年,娘腿脚不便,上下楼都很吃力,几次我想背着她,都被拒绝了。我知道娘一生要强,从来不愿意麻烦别人,对子女也是。当时我想,将来一定换个带电梯的房子,让我娘上下楼方便。现在,房子还没有住进去,娘走了……

娘喜欢喝红茶。每次我有空,就会陪她坐下来一起泡茶,边喝边聊天。娘多次跟我聊起来,孙女和孙子还在上学,外孙和外孙女也还小,她非常期盼着他们尽快成人。现在,娘走了,我橱子里为她留的红茶成了摆设,她的牵挂至今没有实现。

我娘用她的温暖、坚韧、执着和宽容,为我们支撑起一个完整的家。从我记事时起,我就感觉到我娘的不易和了不起。

娘出生于1944年三月初三。她从来没上过一天的学,虽说目不识丁,娘硬是凭借自己的聪明

才智,学会了应对生活中的一切困难。

我小时候,父亲是一名织布工,经常外出打工。我娘则和男劳力一样下地务农挣工分,下工回到家里洗洗涮涮、刷锅做饭、喂养鸡鹅猪兔,从来不得闲。由于娘的精打细算和辛勤劳作,我们家从来没有过那种吃了上顿没下顿的饥荒。即便当年粮食不怎么宽裕,娘也会摘一些野菜或者地瓜叶等,变着法儿地给我们全家蒸干粮。

等我们兄妹三个上了小学,放学回家后也要去野外割草,回来帮着喂兔子喂猪,但娘总是要求我们写完作业后再吃饭。至今我仍然记得被父母重复了多次的那句话:“只要你们好好学习,就是砸锅卖铁我也要供你们上学。”

我小学阶段的学习成绩一直保持很好。每到年底带回家奖状,娘都没有说一句表扬我的话,但从她那翻来覆去仔细端详奖状的眼神里,我看出了她的欣慰。后来上了初中,成绩不怎么突出了,娘也没有说一句埋怨的话。那年参加潍坊市初中英语竞赛得了全市第一名,得到了市、县、乡和村里的各种奖励,娘仍然没有说一句表扬的话。这就是我娘,她不善言谈,也不喜形于色,但她心里非常明白,知道自己的儿子会有出息的。

后来上了县一中,我知道自己的家庭条件,从来不舍得买个肉火烧吃。娘每次在我过大周末回家时,总给我烙好了煎饼,炒一份疙瘩咸菜让我带回学校。第一次高考失利,没有听到我娘的一声抱怨,反而鼓励我再考一年。她说她没有文化,希望我考个师范,将来做个老师。最终我果然考上了大学,当上了老师,圆了我娘的梦。

这就是我娘,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。她的坚韧和隐忍,让我知道了一个道理:人生必须不断上进,一切才会有希望。

我这些年当老师的过程中,感觉很多教育理念就是受到娘对我的影响。记得我小时候有家具坏了,我娘自己肯定会修理,但她还是鼓励我去尝试,最后的成功给了我莫大的信心和鼓舞。这也是促进我后来学业不断进取的原动力。

随着娘年龄的增加,特别是在我父亲过世之后,我们兄妹三人很少让娘再那么劳累了。但娘依然任劳任怨、不辞辛劳,尽可能地做些家务,而且她那种默默付出、宽容善良的精神在影响着周围的人,左邻右舍的老人们都愿意跟她相处。她一手带大的孙辈对她的感情和受她的影响之大,更是能从生活琐事中看得出来,而孩子们也总是争着抢着要孝敬她。

最近这些天,我们兄妹一遍遍地回忆娘生前的点点滴滴,总是扼腕叹息。父母在,我们还有来处;父母不在,生命只剩归途。娘啊,儿子没法不想你!

投稿邮箱:

qlwbrenjian@163.com